

## 手足情

姬大利  
编绘

1. 在工地上累了一天的他，回宿舍后，洗了脚便匆匆上床睡了。

让我说呀，你们哥俩是身体各部位中最辛苦的。

2. 看主人睡了，嘴巴闲着没事，和两只手聊起了天。

就拿你们和脚比吧，从早上给他们穿鞋穿袜，晚上大家都累了一天了，可你们还得洗脚洗袜子。

隔十天半月还得给他们剪脚指甲，你俩为脚付出那么多，脚给你俩做过什么吗？

凭什么每天伺候他们？

这也太不公平了！

6. 第二天下班后，手拒绝洗脚洗袜子，主人只好没脱袜子便上床睡了。

7. 第三天，屋里散发着一阵一阵的酸臭味儿，嘴欲言又止，心想忍忍算了。

手老弟，帮忙把我和鼻子捂住点好吗？

8. 第四天，屋里弥漫着臭脚丫子味儿，嘴和鼻子熏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只好向手求助。

我说手老弟，其实脚也挺不容易的，咱主人做的每件事几乎都和脚有关。

你们哥俩最喜欢去网吧打游戏，要不是脚带主人去网吧，你们哥俩也玩不了啊！

11. 我说你俩和脚还是和好了吧，大家互帮互助，以和为贵嘛！

9. 第五天，臭脚丫子味儿愈加浓烈，忍无可忍的嘴又和手聊起脚的事。

12. 凭着“一张巧嘴”，手和脚又和好如初了。



## “方疙瘩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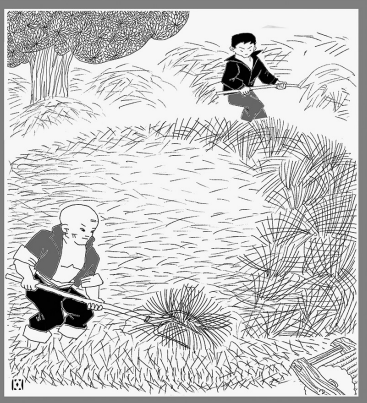
王凯新编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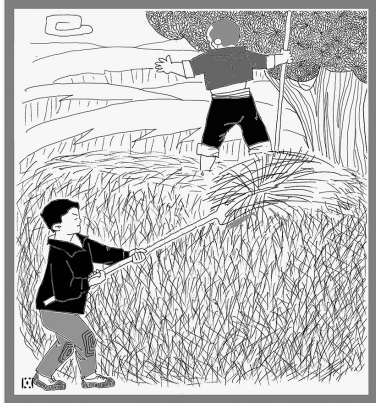
1. “方疙瘩”是我早年插队农村的队长，他四十开外，小个儿大眼睛，摇耧、薅草、掇麦秸样样精通。他嫌知青插队和他们争口粮，因此知青都讨厌他。他耳后长了个息肉瘤，我们背后叫他“方疙瘩”。



2. 夏收忙罢，队上照例要把打完麦子的麦秸掇成草垛，为牲口存储饲料。有一天，我被安排跟“方疙瘩”一起掇麦秸。就是这一天，我邂逅了这个讨厌的“方疙瘩”的另一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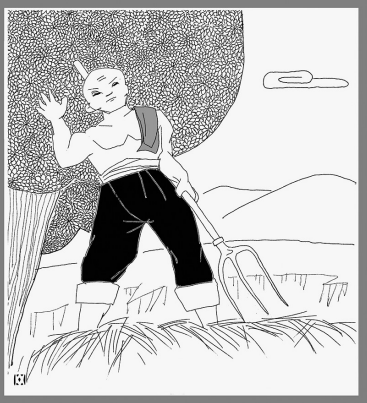
3. 他在场边地上用铁叉画一个圈，我使劲将随意堆放的麦秸往里掇。他麻利地用铁叉将脚下的麦秸挑匀、铺平、踩实，身后一层层麦草纵横交错，平平展展，像农村媳妇铺的棉絮一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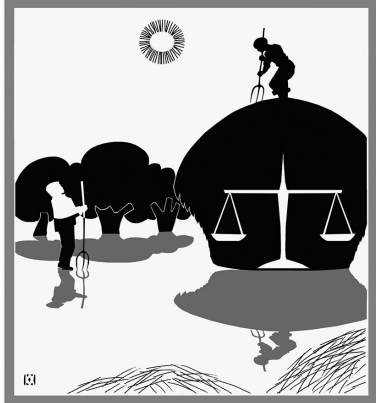
4. 麦秸垛越堆越高。我小心翼翼地往上丢着麦秸，生怕破坏了这平地发起的硕大面团，眼见垛子超过一人高，他开始时不时地踩在上面来回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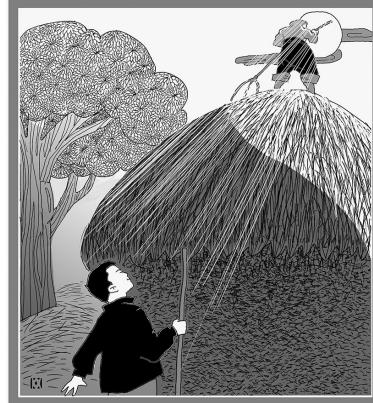
5. 我内心感叹：是人都苦中作乐，他也会玩。垛子在不断增高，越往上走变得越大，我抬头也看不到他了。他还在晃，我心里犯嘀咕了：高兴了吼两句秦腔行不？要是再继续晃……



6. 我终于怕了，忍不住向他高喊：“队长，你老晃不怕把它晃倒了？”“咋不怕？怕它倒我才晃呢。要晃不动它了，它就真的要倒了。”我纳闷不解……



7. 麦秸垛要收顶了，他晃的次数越来越多。他对陷入沉思的我喊到：“想想，垛子还能来回动，这说明重心很正；要是真晃不动了，那一定是垛子朝一边偏了，看着不动，迟早得倒。”



8. 仰望垛顶上身披夕阳无比辉煌的他，我肃然起敬。他说的是物理常识，更蕴含深刻哲理。过了半个世纪，依然怀念我的哲学启蒙老师：深谙在晃动中获得稳定之道的农夫——智慧“方疙瘩”。